论译者的主体性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的体现
——兼评《简·爱》的两个中译本

张艳萍,贾德江①
(南华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文章从"译者主体性"这一翻译理念入手,指出译者主体性的概念及内涵。通过对比评论《简·爱》的两个中译本来进一步分析译者主体性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的体现。

[关键词] 译者主体性; 《简·爱》; 文学翻译
[中图分类号] H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8)04-0105-03

一 引言

对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这一问题的研究,译界存在不同的观点与看法。传统翻译观以原著和原作者为中心,遵循"忠实性原则",主张译者必须忠实于原作并实现与原作的全方面的契合,而不能在译文中掺入个人的认识和审美观,即认为翻译只是基于对等的转换,而译者的角色被置于从属、次要的地位,等同于机器。

随着20世纪70年代西方哲学的"语用学转向"(the pragmatic turn)和90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the cultural turn),翻译研究的视野开始扩大了,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深受西方译学界的关注。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现代阐释学(Modern Hermeneutics)确立了理解的历史性和意义的不确定性,使原作意义呈现多元化。阐释学中误读,视域融合,以及创造性叛逆等核心概念彰显了阐释者的主观能动性。而以勒菲弗尔(Lefevere)和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为代表的操纵学派(manipulation school)理论则以"重写"、"摆布"的观点来看待翻译,认为翻译反映的更多是译者的情况。女权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也突出译者在原文到译文转换中的能动作用,强调译者对译文的占有和摆布地位。至此,译者的主体地位逐步确立。

受西方译学界的影响,我国的学者在译者主体性研究上取得了一些成果。杨武能提出"文学翻译的主体同样是人,亦是作家、翻译家和读者;在文学翻译活动中,翻译家无疑处于中心的枢纽地位,发挥着最积极的作用"。[1]袁莉提出"一部译本的优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的主体意识,忽略了这一点,就谈不上解决翻译中的根本问题"。[2]许钧提出"作者、译者、读者形成一个相互制约的活动场,而译者处于这个活动场的最中心位置,无论是'译什么',还是'怎么译',都涉及译者的选择"[3]等。以上这些研究充分显示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主体性。

二 译者的主体性

译者的主体性是指主体在对象性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本质特性。近年来,许多翻译家和学者对译者主体性的概念及内涵作过讨论研究。王玉梁认为"具体地说,主体性是主体在对象性活动中本质力量的外化,能动地改造客体,影响客体,控制客体,使客体为主体服务的特性"。[4]强调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并不能忽视主体性还有受动性。刘宓庆指出"翻译的整个过程,也就是译者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克服客观制约性的过程"。[5]陈大亮也从哲学的角度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主体性说到底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辩证统一,也就是说,主体性只有在客体的对象性关系中才能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在理解主体性内涵时要避免两种极端:一是无视客体的制约性,过分夸大主体能动性;二是过分强调客体的制约性,完全排除主体能动性"[6]等。

译者的主体性在文学翻译过程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即:(1)译者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2)译者的主体意识对翻译的影响;(3)社会客观环境对译者的影响。

《简·爱》是19世纪英国杰出的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 1816-1855)的代表作。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简·爱具有独特的思想和个性。她敢于与命运抗争,表现了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斗争精神。在艺术上,作者以第一人称的方式,采用细腻的手法向读者娓娓倾诉,感情真挚,使人感到亲切、真实,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小说的故事情节离奇曲折,充满了激情与诗意,语言简洁生动,高雅流畅,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我们将通过对比《简·爱》的两个中译本进一步

[收稿日期] 2008-01-26
[作者简介] 张艳萍(1983-),女,湖南永州人,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分析译者主体性在文学翻译中的体现。

三 译者主体性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的体现

(一)译者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

译者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体现在译者主导翻译的整个过程,即确定什么翻译策略和选择什么翻译方法,及语言风格的形成等都有译者主体性的体现。胡庚申的"翻译适应选择论"中提到"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的时候,首先要深入研究、全面理解原著,对原著的总体风格——艺术流派、文体风格、语言风格等等,做出正确的判断,从而为自己的译笔译风选定一个适当的基调"。[7]

李霁野和祝庆英的《简·爱》译本是国内很有影响的译本,它们均出自翻译名家之手,其读者面广,影响面大。《简·爱》的李霁野版本(简称李译/李译本)(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最大的特色表现在,译者多采用直译,译文用词考究,对仗工整,讲求音律,比较严谨,很少节外生枝的渲染。因为其译本最初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因此它必然会带有那个时代的语言特点,即欧化汉语,这可以说是李译本的一种语言风格。祝庆英版本(简称祝译/祝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出现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翻译上表现为,译者多采用意译的方法,用词婉约,译文自然流畅,表达感情细腻,这更好地为现代读者所接受。

例1:The chamber looked such a bright little place to me as the sun shone in between the gay blue chintz window curtains, showing papered walls and a carpeted floor, so unlike the bare planks and stained plaster of Lowood, that my spirits rose at the view. (Chapter XI)

李译:太阳从鲜艳的蓝印花布的窗幔间照射进来时,显出纸糊的墙和铺地毯的地板,和罗沃德的光板同褪色的粉墙很是不同,使得这房子在我看来是一个很愉快的小地方:一看它我的精神就振作起来了。

祝译:太阳从鲜艳的蓝色印花窗帘缝隙间照进来,照亮了糊着墙纸的四壁和铺着地毯的地板,这跟劳渥德的光秃秃的木板和沾污的灰泥墙完全不同。这个房间看上去是个如此明亮的小地方,我一看见它就精神振奋起来。

对于译文中"papered, carpeted, bare, stained"等形容词的翻译处理,李译相对应地采用简短的形容词直译成"纸糊的,铺地毯的,光板,褪色的",而祝译中则添加了许多助词,如带"着"的词组,有"糊着墙纸的,铺着地毯的",且用了叠词组"光秃秃的"。这读来顺口且更符合女性的语言风格。对于"stained",李译的是"褪色的",而祝译的是"沾污的"。虽然二者之间区别不是很大,但对于从语境和整体篇章来说,考虑到作者对劳渥德学校的厌恶,祝译的"沾污的"能从字里传达出这种抵触情绪。

(二)译者的主体意识对翻译的影响

译者的主体意识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体现的一种自觉的人格意识、创造意识和审美意识。这种主体意识的存在与否、强与弱,直接影响着整个翻译过程,并影响着翻译的最终结果。孙艺风提到"在生机蓬勃的文化语境中,随着译者主体意识的觉醒与高扬,个人和时代语言,均由具有清醒的主体意识的译者操纵,在经过了选择、清理、修饰、过滤、强调与重新组合后,译文便具有了生命,透过语言文化的再现和体验,构成了对原作生命的延续"。[8]

例2: I sometimes wished to have rosy cheeks, a straight nose, and small cheery mouth; I desired to be tall, stately and finely developed in figure。(Chapter XI)

李译:我有时愿意有玫瑰的面颊,直梁的鼻子和一张樱桃小口;我渴望发展的端庄美好的高身材。

祝译:有时候希望有红喷喷的脸蛋,挺直的鼻子和樱桃般的小嘴;希望自己长得高,庄严,身材丰满。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文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标志,而倡导白话文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实质内容之一。李霁野积极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五四运动锻炼出来的文艺战士","不断追求光明进步的革命者"。对于"straight nose"李译为"直梁的鼻子"明显保留了当时白话文的特点。随着语言的不断变迁,祝译"挺直的鼻子"更接近现代用语规范。此外,"tall, stately and finely developed in figure"李直译为"发展的端庄美好的高身材"来描述女主人公所渴望长成的形象,虽忠实原文却让人读来很别扭;而祝庆英身为女性更多考虑到女主人公因本身长得瘦小而想象着能长成"庄严,身材丰满"的心理,将其意译为"长得高,庄严,身材丰满",既忠实了原文,又合乎情理。

李译本相对祝译本的另一个特色就是译本中纳入了大量的政治语言。

例3:"But are your relatives so very poor? Are they working people ?"(Chapter III)

李译:"不过你的亲属是这样穷得很吗? 他们是劳动人民吗?"

祝译:"可是,你的亲属真有那么穷吗? 他们都是工人吗?"

例4:He is not of your order: keep to your caste… (Chapter XVII)

李译:他和你是不同阶级的:不要离开你的阶级 ……

祝译:他和你不在同等地位上,你还是留在你的阶层吧 ……

例3中的话语出自药剂师劳埃德先生之口,"working people" 意指体力劳动者及工人。祝译为"工人"基本达意,而李译的"劳动人民"虽在概念意义上与祝译区别不大,但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例4则更为明显,"order" 和"caste" 在李译本中全译成了"阶级"这个政治术语式的字眼。考虑当时的政治斗争阶级对立严重,李霁野鲜明的政治用语体现在文学翻译上充分表明了自己的阶级立场。

(三)社会客观环境对译者的影响

社会客观环境,包括赞助人、出版商、诗学、思想道德与文化意识方面的规范等要素。仲伟合指出" 翻译是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创造性活动,必然依赖于一定的翻译环境,而该环境又是客观的,不以译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理所当然地制约着译者主题性的发挥。'客观翻译环境'指的是既有的翻译文本,以及翻译策动主体方面对译本的既定要求,还

有通行的翻译规范和行业道德等”。[9]

李霁野版本的《简·爱》如上文所说是社会客观环境所要求的。而事实上，李霁野 1933 年致函中华书局联系该译书出版事宜时便清楚地写道：“这是英国文学名著，值得出版的”。李译《简·爱》宣扬了男女平等、人道主义等进步理念则是适应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潮流，这对于被封建理念禁锢几千年的中国妇女为追求个性独立自由、争取男女平等的思想找到了最好的斗争武器。祝译本的《简·爱》出现在改革开放新时代，女性地位进一步得到重视，呼唤平等和权利的新环境客观上促使祝庆英选择更接近当代女性读者的小说《简·爱》来翻译，不但响应了女性平等的思想，而且在译文中渲染刻画的这段浪漫感人的爱情故事，满足了人们对于美好事物的憧憬。

四　结语

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策动者，具有许多不依赖于作为客体的原作而存在的独立性，要达到翻译的目的，他就必须发挥自己的潜能，充分施展自己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谢天振认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10] 所以在翻译研究过程中，承认和强调译者的主体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可以加强译者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使其更好地发挥创造性；二是可以提高翻译家在文坛和学术界的地位。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强调译者的主体性，并不是说译者可以不顾原文的存在而擅自借题发挥，一味地去表达自己的观点、看法和审美意识，而是指译者应当自觉地了解自身在翻译实践中的主体性，正确把握、理解原文所表达的思想内容，然后用另一种语言把它恰到好处地再现出来。李霁野和祝庆英两个版本的《简·爱》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它们各有千秋，都堪称译作的佳品。这也是译者主体性在文学翻译的过程中发挥了恰如其分的作用的体现。

[参考文献]

[1] 杨武能.阐释、接受与创造的循环—文学翻译断想[J].中国翻译，1987，(6)：3－6.

[2] 张柏然，许　钧.面向二十一世纪的译学研究[A].袁莉.关于翻译主体研究的构想[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397－409.

[3] 许　钧.论翻译之选择[J].外国语，2002，(1)：62－69.

[4] 王玉梁.论主体性的基本内涵和特点[J].天府新论，1995，(6)：34－38.

[5] 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6] 陈大亮.谁是翻译主体[J].中国翻译，2004，(2)：3－7.

[7] 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8] 孙艺风.翻译规范与主体意识[J].中国翻译，2003，(3)：3－9.

[9] 仲伟合，周　静.译者的极限与底线[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7)：42－46.

[10] 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On Subjectiveness of the Translator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Comparison of Jane Eyre's Two Chinese Versions

ZHANG Yan－ping, JIA De－jia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tries first to analyze the translation theory "translator's subjectiveness", then has a reflection on the studies of "translator's subjectiveness" by concluding its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Through comparison of Jane Eyre's two Chinese versions, subjectiveness of the translator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is further analyzed.

Key words: translator's subjectiveness; Jane Eyre; literary translation